

[域外伊斯兰文明]

# 历史化石

## ——西班牙境内的两处伊斯兰文明遗迹

索 颀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中图分类号:K87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1)02-0070-04

地处欧洲南隅的西班牙,曾经有过整整8个世纪的伊斯兰文明,这一点并非尽人皆知的常识。严格地说,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史论中,没有给予这一历史以充分公正的地位。这仍然是西方中心论在作怪。在崇尚天主教大一统文化的独裁者佛朗哥死前的西班牙,人们不允许提及这段文明史,800年的历史至多作为天主教“再征服之战”胜利的对立面被提及。在伟大的伊斯兰思想家伊本·阿拉比(Ibn' Arabi)出生的西班牙穆尔西亚(Murcia)省,许多当代人甚至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这里引述一下当代已故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话:“土耳其统治的几个世纪的历史受到无缘无故的冷遇,正如过去穆斯林在西班牙统治的几个世纪的历史受到这种冷遇一样”,“只有作了关于十三、十四世纪的学者所熟读的阿拉伯著作的统计以后编写出来的中世纪史,才会是一部完整的历史。”

公元710年,阿拉伯倭马亚王朝驻北非著名长官穆萨的侍从塔里夫(Jazirat Tarif)队长带领柏柏尔族步兵400人、骑兵100人,从西班牙南部的小半岛塔里法登陆,开启了这段重要历史。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出兵西班牙原因的考证细末,属于史家研究的范围;不过,无可争辩的史实是,一年之后,西班牙几乎完全被纳入伊斯兰文明统治之下。至于征服的方式如何,征服的速度为何如此迅速,当代人有着大相径庭的解释,而在这些不同的解释里,也埋藏着深刻的思想分歧。

伊斯兰时期的西班牙被用阿拉伯语称作安达卢斯(Al-Andalus)。安达卢斯的概念比今日西班牙17个自治区之一的安达卢西亚大得多,几乎覆盖整个伊比利亚半岛。

伊斯兰文明曾是欧洲黑暗世纪里的一盏明灯,西班牙

伊斯兰时代的都城科尔多瓦,在几个世纪里一直是欧洲的文化中心。伊斯兰文明也是东-西方文明、古代-近代文明间的重要桥梁。随着西罗马帝国在476年灭亡和5世纪欧洲的大规模战争,西方和它古老的遗产崩溃了,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廷和伊斯兰教的东方保存或者收集财富,并且在几个世纪内把这些财富再传送到落后的西方。在传递的链条中,安达卢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有鉴于此,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他的《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北京)里写道:“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火炬的主要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有了他们,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而80多岁的时候,前法共中央委员、欧洲“新穆斯林”代表罗歇·加罗迪(Roger Garaudy)说得更尖锐:“欧洲的第一次复兴不是始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而是在很久以前就已开始了。”

8个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史在西班牙留下了一大批“历史化石”:整座宫殿、古老的清真寺、阿拉伯风格的城市、建筑特征……它们中的许多都被列为联合国确定的“人类遗产”。在几个月的欧洲之旅中,我亲眼目睹了昔日的文明风采。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和格拉纳达的“红宫”是两例典型代表。前者是这一文明最繁荣时期的写照,后者则因属于最后一个被天主教势力攻克的城市,几乎被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

### 科尔多瓦大清真寺

河流对自北非沙漠而来的穆斯林有着巨大的魅力,瓜达

收稿日期:2001-01-05

作者简介:索颀(1950-),女,湖南湘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是西班牙五大河流之一,当年,它滚滚的河水一定引起了穆斯林人马的注意,这个永远进入了西班牙地名录的河流名称就是从阿拉伯语的“大山洞”(al-wadi al-Kabir)演变过来的。大河边的科尔多瓦(Cordoba),8世纪初成为西班牙穆斯林政权的首都。

公元8世纪中叶,阿拉伯倭马亚(即中国历史上所说的“白衣大食”)王朝被阿拔斯(即“黑衣大食”)王朝推翻,倭马亚王室幸免于难的第十代哈里发的孙子阿卜杜勒·拉哈曼·伊本·穆阿威叶(后称阿卜杜勒·拉合曼一世,Abd al-Rahman I)辗转到达科尔多瓦,依靠已在西班牙站住脚的旧部下,开始了倭马亚家族在伊比利亚半岛近300年(756-1031年)的统治。其间,第八位统治者阿卜杜勒·拉合曼三世是这个世系中最伟大的人物,他于929年摒弃了艾米尔(Emir,省长)的称号,自称哈里发(califa,君主),从此,半岛上的伊斯兰政权正式独立于巴格达中心政权,西班牙也就逐渐成为这批穆斯林及其子孙的故乡。

在社会冲突和动荡之后,科尔多瓦出现了一个新型文明。那时,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仅仅100多年,年轻的伊斯兰教带着普世一神教的蓬勃朝气,在科尔多瓦找到了得天独厚的发展天地。

这300年是800年西班牙伊斯兰文明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嫁接在欧洲大陆的伊斯兰文明之果同时也代表着整个阿拉伯帝国文明的高峰期,而这个时期的科尔多瓦又是整个欧洲的文明中心,并与巴格达、伊斯坦布尔同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唐朝虽然也正值盛世,但它的影响囿于大陆的封闭性。

今天,科尔多瓦是同名省份的省会,该省位于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北部,是自治区八省中的一个内陆省。科尔多瓦不是西班牙六大城市(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塞维利亚、萨拉戈萨、毕尔巴鄂)之一,不是自治区首府,也不是旅游意义上首选的热点。这里没有海滩,也没有塞维利亚、格拉纳达那样张扬的浪漫色彩。但是,科尔多瓦是西班牙举足轻重的地点,也应当是全欧洲刮目相看的重要城市。科尔多瓦,一座古色古香的中等城市,城市的骄傲主要归功于具有1200年历史的大清真寺,它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科尔多瓦城里参观点路标很多,因为“大清真寺”是1号地点,所以到处都能看到“La Mezquita”的指示字样,好像在这座城里真的有一座供众多穆斯林使用的大清真寺。其实这都是七八百年以前的事了。今天正式旅游图上标着的古怪名称是“大清真寺—主教堂”,同时它也正式作为这座城市的天主教主教堂在使用着。可是,无论是本城居民,还是外来游客,都固执地称它“La Mezquita”。

大清真寺是一个占地两万多平方米的长方形硕大院落,院落有高高的围墙,周围是迷宫一般的老城区,无数条小街曲巷的出口都通向这个中心。公元786年,即穆斯林登上半岛的75年之后,大清真寺开始动工。经过几代王朝的扩建,得以与耶路撒冷、麦加的圣寺齐名,得到了“西方克尔白”的

美称。

从院墙的外面就可以看到高耸的尖形方塔,当年为清真寺的唤礼塔,这种样式是从叙利亚经北非传到西班牙的。后来,它被改造成天主教的钟楼。今天,每当弥撒时分,塔里传出的钟声响彻全城,取代了往昔宣礼的椰声。

走进朝东的拱形大门,只见一个十分开阔的大院落,院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橘园,伊斯兰时期这里曾种了许多橘树。院子中间有一个喷水池,是当年礼拜前洗净的地方。院子的三面都有叙利亚风格的回廊,那时,经学院的师生在这里研习《古兰经》,据说大师伊本·阿拉比也来过这里参与讨论。

院子连着大殿的一面墙。远在中国研究书面资料时,就已记住了大殿里的1000多根柱子,就已看熟了那红白相间的拱形支柱照片。但是,只有当你真正置身这大理石树林般的礼拜大殿之后,才能心领神会什么是信仰者繁荣兴旺的时代。

大殿经过几次扩建,最主要的一次是在公元10世纪,那时礼拜场所扩大了一倍。大清真寺规模最大时拥有1418根柱子,22个门(关于这两个数字,不同资料的记载有所不同)。扩建的目的在于满足数量不断增加的穆斯林的需要。当时基督徒并没有受到过分的压力必须改信伊斯兰教,但成为穆斯林的确可以减少税赋。不过,比权益之计更深刻的原因可能是伊斯兰教本身的吸引力。布罗代尔在他著名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北京)里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基督教徒在与伊斯兰国家接触时,往往受到转变为伊斯兰教徒的强烈欲望的支配”,“一些背教者从各地奔向伊斯兰世界。没有任何类似的反方向的流动”。他认为,穆斯林可能不自觉地打开了大门,而基督教徒却不自觉地把门关上,基督教的不宽容是因为它拥有巨大数量的信徒,因此不欢迎异乡生客,拒人千里之外。布罗代尔分析的主要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形势;在年轻的科尔多瓦时代,伊斯兰教的宽容性可能是更为自觉的。1400年前的穆斯林认为,“遵守约定者”(Ahl al-Dhimma)的信仰和传统都应当受到保护,而西方直到20世纪中叶才将这一认识付诸实施。

众所周知,穆斯林聚礼时需要跪在铺了席或毡的地面上,并要整齐地站排,这样,在一个穆斯林众多的城市里,主麻礼拜寺——即星期五穆斯林聚礼时使用的礼拜寺——就需要很大的礼拜大殿。大空间带来了大屋顶,屋顶只有低,支撑才能稳,而一个像现代停车库一样低矮、压抑的场所,怎么能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呢?这就是穆斯林建筑家们面临的挑战。大马士革的清真寺使用了在柱子上加拱的方法,这给了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建筑师们基本的启发,但后者把这一构想发挥到了极致。

大清真寺利用旧建筑物的大理石柱,从柱顶不尽一致的雕饰就能知道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这些石柱只有4米左右高,而要使礼拜大殿拥有足够的高度,还需要一个4米!人们使用了独特的双拱法:在每一根4米高的

圆柱上都增加了一个长方形的石柱,方石柱的顶端被一个个半圆形的拱连接在一起。于是,大殿的屋顶一下就被抬高了許多。为了加固石柱的承重力,人们在圆柱的柱顶处又增加了一道马蹄形的拱,形成双柱双拱结构。于是,我们看见了一个建筑冒险的奇迹,巨大穹顶的压力最后竟落在一根根细长的石柱上!有人认为穆斯林建筑家借鉴了西班牙梅里达古罗马拱形渡槽的经验,但这里有一个本质的差异:罗马渡槽坚实的基底承受着较轻的槽体,而清真寺大殿调了一个个儿,屋顶的全部重量压在纤巧的柱和拱上。如今,马蹄形拱已作为一个伊斯兰艺术特征永垂建筑史,并散布在西班牙和欧洲大地上。

承重解决了,平衡实现了,与技术成功同在的还有视觉的美:从半圆拱到马蹄形拱再到修长的石柱,恰似从天而降的瀑布——磅礴的源头在降落中化为细长的雨丝;又似幻化的树林——灰白色的树干挑着红白相间的树冠;红的是砖,白的是石。据说最后一次扩建时,为了迎接庞大的穆斯林队伍,工匠们来不及烧齐红砖,就在石头表面间隔地涂上红颜色顶替。同时,用马蹄形的拱来代替常用的系梁,一下子就把工程技术的解决变成了美学的应用。

在科学和美学之上,更有神圣的含义。信仰者在如此开阔的空间里感受到了升华,当他们摊开双手接“都哇”(祈求)的时候,那至高无上的“惟一”从穹顶透过红白相间的朝霞,把仁慈的回应还给了信仰者。在西墙上,表示麦加朝向的壁龛被宝石、黄金镶嵌和阿拉伯艺术图案装饰得金碧辉煌,仿佛来自墙壁内部的光芒传递出《古兰经》的启示:“主是天地之光明。”

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才能理解建筑师们的天才创造。

然而,在大清真寺的心脏,有一个无法挽回的败笔。13世纪天主教国王重新占据科尔多瓦之后,把大清真寺众多敞开的、通向城市各个方向的大门大部分堵死,并在大殿内修了两个小教堂;16世纪,本城的天主教僧侣终于决定拆除三分之一的石柱,把天主教堂修在清真寺大殿的中央,让它高高冲出屋顶。一个完美无瑕的艺术珍品从此失去了和谐。据说,连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都叹惜道:“你们拆毁的是再也无法复原的东西。”今天,这个建在昔日清真寺内部的天主教堂被正式使用着,每当日弥撒期间,不乏机灵的旅游者混进望弥撒的人群之列,乘机免费参观大清真寺——它的门票并不便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建议原封不动地搬迁天主教堂,但没有得到西班牙方面的同意。作为一个用天主教来统一文化的国度,如何正视自己的历史,如何对待不断出现的多元文化现象,西班牙仍面临着挑战和考验。1986年纪念大清真寺奠基1200周年之际,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站在大殿的壁龛前,说了如下一段话:

“这座城市首先意味着两个世界的精神统一,它的大清真寺就是理解东方和西方的钥匙;如果人类以为可以丢弃各个民族用信仰和玄思培育出的人类感情和精神价值,那么人类将失去前途。”

## 格拉纳达的红宫

内瓦达雪山(Sierra Nevada)是安达卢西亚地区最南部的一道山脉,山中的穆拉森峰(Pico de Mulhacen)海拔3478米,为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高点。在雪山的北麓座落着西班牙最富情致的城市——格拉纳达,格拉纳达也是同名省份的首府。格拉纳达的特征可以由两种色彩来代表:雪山的白色和红宫的红色。

随着以科尔多瓦为代表的倭马亚王朝在11世纪崩溃,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伊斯兰统治走向衰势,分裂成许多小王国。有些小国被来自摩洛哥的、代表着宗教保守主义的两个柏柏尔王朝——莫拉维德(almoravides)和莫哈德(almo-hades)兼并,其余的小国,慢慢屈服于北方崛起的天主教势力。在这些小王朝中,纳斯尔王朝(Reinado Nazari)存在的时间最长,计260年(1232—1492),地域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塔里法、阿尔梅里亚(Almeria)一线直至内陆的哈恩省,其都城格拉纳达兴盛时居民达50万之众。

格拉纳达靠近西班牙南部海岸,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加上人的热情和辛劳,它被建成了一个美丽的花园,阿拉伯世界的人甚至将它比作大马士革。1492年格拉纳达被天主教势力攻克,这个时刻意味着整个半岛上伊斯兰统治的终结。正因为是最后一个都城,格拉纳达的宫殿、建筑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8个世纪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见证,也有人因此称这座城市为“历史化石”。在这座历史化石城里,俯瞰全城的红宫就是它最完美的象征。

据说,奈斯尔王朝的奠基人伊本·艾哈麦尔(1232—1273)自称“加里卜”(al-Ghalib,意为“胜利者”。他在格拉纳达东南边一个险要的台地上,修起了一座城堡,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红宫,即al-Hamra,后来演变成西班牙语中的La Alhambra,因此,有人接近似阿拉伯语的发音译为阿尔罕布拉宫,也有人按西班牙语的发音译为阿兰布拉宫。红宫之名来自涂抹在城堡墙壁上的红色灰泥。这个宫殿群历经三代君王、长达百年而建成。

红宫的功能有些像北京的故宫,既是处理朝政的宫廷,又是后宫;有所不同的是,由于它建在高处,便于防卫,在红宫内的军事要塞阿尔卡萨瓦(Alcazaba)驻扎着重兵,使红宫又类似古希腊的卫城,从高处控制着格拉纳达城。

红宫集中了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精华,此一文明的生活态度、审美情趣、科学水平、建筑技巧、装饰风格在这座宫殿群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的阿拉伯作家形容它是格拉纳达这顶王冠上的一颗钻石;今天,红宫在欧洲大陆上的存在,则是对“天经地义”的欧洲文明中心论的无言挑战。今天,参观红宫的游人络绎不绝,入口处的队伍绕了好几个弯,参观者有时要不可思议地等上一两个小时。有人说,格拉纳达今天仍在“吃”红宫。

整个红宫由军事要塞、王宫、花园和附属的服务城(Medina)组成。红宫有内城墙,沿城墙有30座塔楼,功用、风格均不相同,内城墙与格拉纳达城的外城墙相连。王宫区内的

每一座宫殿都有自己的水房和小礼拜殿,服务城有公共水房和清真寺,也许还有经学院。

从远处眺望,群山之中的红宫是一片庄重、朴素的建筑,它的精华全部隐藏在宫殿的内部,在它的每一面墙壁上,每一方水池里,每一处花园间,都蕴含着耐人寻味的魅力。平和的外表,热烈的内里——这是伊斯兰的特征。

每一处宫殿都有同一种基本格局:一个苍穹之下的方院,围绕若方院有一圈开放的回廊,然后是回廊后边的各种内室。据说,这种格局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当年在麦地那的居所一致。但是,红宫已经被几百年来定居、修葺格拉纳达这片美丽土地的穆斯林大大人格化了。红宫充满了人间天堂的气息,它奇异地将圣界的神秘性与尘世的感受力融化为一体。

狮宫(Palacio de los Leones)是红宫里的著名宫殿之一。狮宫的院子中央有一个大理石喷泉,泉池被 12 只大理石狮子驮着,泉水从每只狮子口中缓缓流出,流向以喷泉为中心成十字交叉的 4 条细长水渠。据说,这幅景象是根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圣典中的天堂构思而成:天堂里有 4 条河流(渠道),它们将天堂分成均匀的四部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旧约》里,耶路撒冷冷庙宇的入口处有一个“青铜海”,它由代表以色列 12 个部落的 12 只公牛支撑着,此为 12 只狮子的源头。这些传说也反映了伊斯兰承认在它之前的两大一神教经典。12 只狮子原来均为彩绘,厚重的金色与白色的大理石交相辉映。泉池的边缘上刻着诗人伊本·萨姆拉克(Ibn Zamrak)歌颂这一绝妙水利工程的长诗,其中写到:“水和大理石似乎溶为一体,人们难以判断是什么在流动。君不见喷池里滴流的流水,即刻又被喷管藏匿吗?那是情人的睫毛拦住了泪水,为的是避开告发者的目光……”

院子的四周是装饰华丽的回廊,共有 124 根柱子,尽管今天已无法领略当年彩绘的艳丽,但那变幻无穷、精美细致的阿拉伯铭文和图案装饰使目击者一一倾倒。红宫内装饰铭文分几大类:古兰经句子、诗歌、历史事件;但其中最主要

的、也最具神秘色彩的,是无处不在、连续书写、以其独特的花体构成美丽装饰的一句话:“除了真主,没有胜者。”这句话据说是“胜利者”伊本·艾哈麦尔的名言,说出它时,“胜利者”正逢盛世,而在历经了七八个世纪的沧桑世变之后,当游人每每抬头、处处与它相遇时,这句话更显出了它的神秘性。

回廊的后面是各具千秋的一间间内室,顶板上钟乳石式的“蝶花装饰”耀人眼目,用复杂的颜料、技巧绘制在羊皮上的古代人物、场景令人揣摩不已,贴地的高大窗户镶嵌着室外的远山近景,高低错落的拱门和着意配制的百叶窗把阳光、月光编织成扑朔迷离的音乐和诗。

狮宫的泉水通过水渠与其他院落的水道相通。对水的神奇运用是红宫的另一大特点,也是红宫的旷世成功,整个建筑可称之为水的奇迹。迷宫般的红宫里,喷泉、水渠、水池,层出不穷。平静如镜的水面映出一个世间的倒影,召唤人心对彼岸的玄思。在被称为“建筑师的花园”(Generalife)里,甚至有一个水台阶:山泉从高处被引下台阶,阶梯的每一处平台上都有一眼喷泉,眼眼泉水连成一线,由一个暗道机关控制,水量可调节,水大时没过行人脚面。台阶两边的扶手也修成了两条水渠,以至水除了在脚下漫漶,还在手边流淌。

沙漠上成长起来的伊斯兰教,每日五番不离洗礼的穆斯林,在水源丰富的格拉纳达,在让想像力驰骋的红宫工程里,尽情地营造水的天地。

关于红宫的文学作品很多,其中 19 世纪的美国外交官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散文集《格拉纳达的故事》充满了 19 世纪的浪漫色彩。欧文曾在红宫里住了多年,今天格拉纳达人大量印制他的作品招揽游客,里面有很多精美的 19 世纪铜版画。在马德里的书店里还有一本巴基斯坦当代作家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写的历史小说《在格拉纳达的阴影之下》,描述了天主教驱赶穆斯林和犹太人之后的格拉纳达社会生活。

(责任编辑 李有智)

· 新书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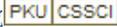
## 《回族文化透视》出版发行

宁夏回族女评论家、宁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所所长赵慧的专著《回族文化透视》一书已于 2001 年 2 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集赵慧 20 年回族文化研究之大成,是对回族历史、文学、民俗、心理、教育等多领域考察研究的结晶。而以交叉学科的综合比较研究手法聚焦于回族文化,对其丰富内涵予以周遭透视,于散点之中探析深意,于集纳之中寻觅真谛则是该书最显著的特点。作者对回族研究理论建树的努力,提升了该书的品质,体现了该书的价值,于回文化建设有积极作用。

该书为 32 开本,计 20 万字,定价 18 元。欲购者请直接汇款到:宁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所马略,邮编:750021,如需邮寄者,请另加邮挂费 2 元。

# 历史化石——西班牙境内的两处伊斯兰文明遗迹

作者: [索飒](#)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刊名: [回族研究](#)   
英文刊名: [RESEARCHES ON THE HUI ETHNICITY](#)  
年, 卷(期): 2001, "" (2)  
被引用次数: 0次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zyj200102019.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zyj200102019.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8b503393-6e63-4555-a359-9e4d00849dbe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